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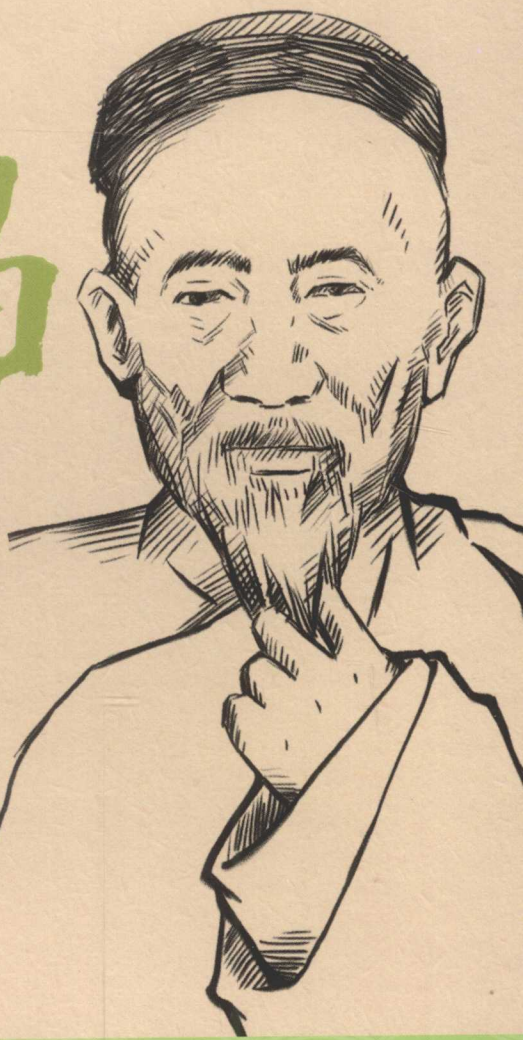
文化怪杰

唐利群 著

从晚明到民国，由才子走向大师，
看乱世中文化怪杰如何彰显自我。

辜鸿铭

东西之中



甘地称他“最尊贵的中国人”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学贯中西，却始终是个“外人”

只有中国人具备博大、纯朴、深沉、敏锐这四种品质——辜鸿铭

怪杰
UAGUAIJE

辜

GU HONG MING

鴻銘



之中

唐利群
著

© 唐利群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辜鸿铭：东西之中 / 唐利群著.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9

(文化怪杰)

ISBN 978-7-205-08345-8

I. ①辜… II. ①唐…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3201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60mm×230mm

印 张：11

字 数：100 千字

出版时间：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韩 喆

封面设计：先知传媒

版式设计：白 咏

责任校对：王珂洁

书 号：ISBN 978-7-205-08345-8

定 价：23.00 元



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但不
论在哪里，人们都把他视为一个“外人”。

目录

一、走出槟榔屿的华裔少年	2
二、游学西洋	8
三、寻根：编织完美中国的梦	19
四、幕府二十年	26
五、老中国的辩护士	47
六、混乱年代里的悲剧与喜剧	77
七、至死不解的梦幻	95

附录

记辜鸿铭	胡适	100
书辜氏汤生英译		
《中庸》后	王国维	107
辜鸿铭	林语堂	122
大旅行的开始(节选)	林语堂	128
哲学家	毛姆	141
辜鸿铭年表		153

风平浪静。

阳光金子般地撒在槟榔屿附近的海域上。

然而波涛将从海底涌起，这个夏天与往年并没有什么不同。当风滚滚而来的时候，停泊在岛屿水湾里的海船就要鼓帆而行。

这正如年轻的辜鸿铭此时的心境，平静的等候下面聚积着惊悸、欢悦和焦灼。那条海船要驶向一片广阔的大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曾无数次地听说过它的名字，这个名字唤起他无穷的遐想，尤其当夜深人静他独自展开那些被称作“中国经籍”的古书时——那泛黄的书页从手指间滑过，如同触摸一片古老而温暖的肌肤——一种形象，一种关于中国的形象便模糊而尖锐地进到脑海里来。

然而这一次，这条海船将带他到那里去。一支英国探险队准备进入中国，从广州赴云南，越滇缅边境，最后到达缅甸的曼德勒，可是他们在槟榔屿这个中途站停了下来，他们需要一名随队翻译。正在岛上读中国书而又精通英文的辜鸿铭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他整装待发。

这一年是公元1881年，年轻的辜鸿铭24岁。

一、走出槟榔屿的华裔少年

24年前，也就是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半岛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

这个长15里，宽8里的太平洋上的小岛，像一枚狭长的树叶，漂浮在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处，那条沟通东西的漫长航路就从这里穿过。特殊的地理位置似乎暗示了某种特别的含义，这个小岛在很长的时间里难以确定自己的所属。15世纪末以后，先是葡萄牙人，再是荷兰人，然后是英国人，都来到这里拓殖，然而比他们早得多到达这里的，是中国人。这些从中国福建、广东诸省越岭越洋而来的中国人，成为南洋最早的华侨。

槟榔屿的辜氏家族，祖籍即系福建同安。

欧洲人与中国人来到南洋的起因迥然相异。前者是为了夺取殖民地——西洋民族那种融于血脉之中的“扩张性格”；而中国人素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这些最初的华侨之所以背井离乡，多是出于被迫无奈。“国人南来，非因畏罪潜逃，或避难流亡，即系冒险经商，或为人役使，国内较有身份，能安居乐业者，决不致跋涉重洋，寄居南荒。”所以，他们是中国大陆的一群“逃逸者”，虽然身上打着中国人的烙印，却已被一个封闭、一统的文化视为异己，摒除在外。明清两朝均实行过严厉的海禁，违者轻则杖，重则斩。“流居海外的华人，一则被认为‘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当作天朝之弃民，一则听任殖民政府或当地土人的屠杀”。也许可以这样说，华侨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最深地体现了一种微妙的文化处境：他们既是中国人，又是另外的某国人；同时，他们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另外的某国人。所以，他们好像总是“外国人”。这使他们在获得某种自由的同时又遭受着一种窘迫，自由与窘迫似乎都源于那最初的漂泊命运。身份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最容易产生的结果就是不为人承认。虽然华侨是开发南洋最主要的力量，可是他们从未成为这里的主人。

这里的主人是英国人。

1786年，英国人莱特（Light）从荷兰人手中接管槟榔屿，他带领船队在小岛登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人烟稀少，满

目荒凉。正在此时，几个华侨从附近的吉打岛赶来，为首一个叫辜礼欢的，向莱特献上一张渔网以示欢迎。英国人在槟榔屿的垦殖开始以后，这个最先向英国人表示善意的华人被任命为首任“甲必丹”（Captain，当地居民的首领，管理各族日常事务）。

辜礼欢，就是辜鸿铭的曾祖父。辜氏的先人从福建移居马来半岛以后一直以捕鱼为生，是辜礼欢让辜氏家族开始兴盛。他的八子三女里头，辜国材成为到新加坡的最早的华人；辜安平被送回中国读书，并考中进士，做了林则徐的部下，后赴台供职；辜龙池，也就是辜鸿铭的祖父，在吉打州殖民政府里任公职。辜龙池的儿子辜紫云，也就是辜鸿铭的父亲，在槟榔屿为一个叫福布斯·布朗（Forbes Brown）的英国人管理橡胶园，深受布朗的器重，他们关系融洽而亲密。毫无疑问，在辜鸿铭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他的家族就已经通过自己的奋斗，在这片新开发的地域里争取到了一个可观的位置。这一点对辜鸿铭而言是重要的。一个优裕的环境，能为人提供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辜鸿铭之所以在年少之际就能从容地游学于西欧，与之不无关系。而且，中上阶层的地位实际上也影响到他后来的某些思想取向，譬如他的贵族意识，他对精英人物的推重以及对民众力量的贬抑。人的思想意识往往植根于最初的土壤。

这个家族的成功方面首先在于“商”，但他们更注重于

“学”（这是否也是一种中国式的兴趣？）否则辜安平就不会被送回中国念书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对儿子曾有什么样的培养方案，但从他送辜鸿铭出洋受教育的举动中，可以推知他一定“望子成龙”，并且希望他有某种智力上的成就。辜鸿铭最终被一些人誉为“学贯中西”，这也许正符合了这个家族的期待。而且，他从一出生起，就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中成长。

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华人，母亲是葡萄牙人。橡胶园主人布朗，也即辜鸿铭的养父，是英国人。起码有两种语言——汉语和英语，成为他最初的语言。虽然辜鸿铭一生中英语比汉语说得好，他的著作大部分也都用英文写成，但他无疑从幼年时代起就在接触中文。一本叫《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辜鸿铭出洋前夕，辜紫云对他说：“无论你到哪里，你的周围是什么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你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辜鸿铭是否确实从小受到诸如此类的爱国教育已不得而知，这里重要的是“中国人”这一名称，它是一种命名方式，关涉到“我是谁”这一问题，这种对自我的认证会沉到意识的深处，它不动声色地作用于我们的行动和看法。辜鸿铭肯定有过类似的命名。即使它会在另外一些因素的擦抹之下变得模糊不清，但只要有过，就必然会从记忆中再度浮起。

19世纪时的槟榔屿，已从过去的无人居住变得拥有庞大而种类繁多的人口——英国人、欧亚混血种人、亚美尼亚人、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人、布吉斯人、爪哇人、缅甸人和暹罗人。华侨仍是这里最主要的居民，但英国人是槟城社会的上等人，英国式教育也被认为是更好的教育。幼年辜鸿铭在槟榔屿主要受的是西式教育，他曾在这里的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了三年，主要学英文。不过，南洋华人的中国风俗，也应该构成他幼年生活的一个部分。南洋的华侨社会中一直留存着很多“中国方式”，他们设立宗亲性质的乡团、会馆（如设于1801年的槟城嘉应会馆），建立庙宇，祭拜祖先（如槟城的青云亭，里面的匾额、碑铭、对联，悉数用中文书写），婚姻丧葬、社会礼仪也依据中国传统习惯，连衣着打扮上，也多披长袍、穿布鞋、戴布帽、留辫子（辜鸿铭赴欧时，脑后就留着辫子）。不能说那时的辜鸿铭对浸淫于其间的这些风习会有什么理解，然而它们成为他的“童年印象”。据说他到了欧洲后，还模仿家乡祭祀祖先的样子，在桌上摆些果品祭拜祭拜。那么，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中国式庙宇里缭绕的青烟、沉重的幔帐、明灭的烛灯所营造出的光色，以及威严的雕塑、描金的方块字，繁复的礼仪所散发出的气息，会不会激起他对于一种悠远而漫长年代的记忆和想象？尤其是像他这般聪颖而敏于感受的孩子。而且，它们是否已潜入到连他自己也难以觉察

的意识的深层？

后来的辜鸿铭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激烈的维护者，也许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抉择，这里面肯定也有情感的储备。而在人的一生中，童年印象，童年经验始终会潜在而持久地影响我们的感知，我们常常能在此处找到后来发生的诸种现象的源头。生命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方向。

辜鸿铭降生在那个远离大陆、漂泊在太平洋中的小岛上。从这个时候起，两种不同的因素就进入了他的生命，那“中西合璧”的家庭，那由英国人统治，又保留了华人风习的槟榔屿社会……（甚至连他的相貌也混合了两种特征：黄皮肤黑发，可是有一双蓝眼睛）。这两种因素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在他身上交织，构成辜鸿铭特殊的童年情境。它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在辜鸿铭以后的人生中绵延？此时，一切都未曾确定，一切都等候着、召唤着选择。

槟榔屿这个出生地对辜鸿铭来说仅仅是一个出发点，在他的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富有意味的出发，它们循着不同的方向和路线：一次是我们在文章开头所写到的，1881年辜鸿铭24岁时随英国探险队的船驶往中国大陆；而在此之前，也就是1869年辜鸿铭12岁时，他由布朗夫妇带往欧洲游学。

辜鸿铭离开了槟榔屿。

而欧洲，那将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

二、游学西洋

“19世纪”对于欧洲来说，是几个世纪以来无数变动的一次汇流，光明与阴影同在，欢欣与忧患共存。这是一个充满骚动和裂隙的时代。它与18世纪启蒙思想家预设的未来图景之间，已经拉开了多大的距离！难怪站在19世纪现实的地面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会发出这样一个论断：“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然是一幅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9世纪欧洲的社会现实，极大地影响了这一时期人文思想的流向。

现实的“令人失望”引发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激烈抨击，抨击之声来自各处。这里有保守主义者的声音——他们看到自由放任的“人”显露出的恶魔的一面，看到变革所要付出的动荡和破坏的代价，因此，这种学说贬抑个人，而强调团体、社会和国家利益；它缩减自由，而呼唤秩序、权威和传统的重建。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可以称作这一派的代表（由此可见“人”是多么奇怪的一种动物，总有许多许多相互矛盾的需求在他的体内冲撞，他需要自由，又渴望秩序，而这些需求又那么难以调和，不可得兼）。

这里也有来自浪漫主义者的声音——浪漫主义者总是向往飞翔的一群人。在他们眼里，人的灵魂、情感、精神的因素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鄙弃低俗，而寻求超越，他们厌恶卑污的现实，而赞颂真善美和自然的生活。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中形而下的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便成为他们集中抨击的目标。在那个商业鼎盛、物质成就令人踌躇满志的时代，这一派却坚决要求精神生活的超凡脱俗。他们中的有些人把理想寄托于过去，认为中世纪社会的古朴宁静更接近人的“灵性”状态，如英国文学家、社会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和约翰·罗斯金；另一些人则把理想寄托于未来，希望在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实现超越，如德国诗人海涅等。

这里还有来自社会主义者的声音——从夏尔·傅立叶、罗

伯特·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到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均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者的悲惨处境。后者相信阶级斗争终将判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从而在未来出现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和奴役，物质与精神生活极大丰富的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19世纪的欧洲并非只是充溢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抨击之声，对它的辩护之辞同样也是强大的。实际上，抨击与辩护在这一时期同时并存，相互交织，这种几元共存的局面甚至推进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英国哲学家杰雷米·边沁创立的功利主义哲学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的动机都是纯粹自私的，人类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这遭到浪漫主义者托马斯·卡莱尔的激烈反对，他生气地将其斥之为“猪的哲学”。然而边沁的忠实信徒——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却因此修正了边沁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学说：个人所寻求的快乐具有多种性质的层次，人最好要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而不是一个满足的傻瓜”。这里其实就吸纳了卡莱尔所强调出人的精神追求。

19世纪欧洲的大地上就是这样汹涌着一道又一道纵横交错的河流。

写到此处，我们似乎已经远离了关注的对象辜鸿铭，然而“19世纪的欧洲”却与辜鸿铭息息相关。1869年他远离太平洋

上的小岛来到英国，这一事件实际上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辜鸿铭进入和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欧洲世界，这个世界对他而言，意味着一种巨大的生存背景，他置身其中。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往往只是历史潮流裹挟下的沙砾，纯粹意义上的单个人都不曾存在，每个人都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与他所处的环境紧紧相连。辜鸿铭之所以能够成为最早进行中西文明对比的中国人之一，无疑与他曾经涉足于欧洲文明的河流有关，而他之所以会形成那么奇特的极端保守的文化思想，则又与他涉足的方式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在19世纪欧洲大地上奔腾的无数条河流中，辜鸿铭置身于哪条河流之中？

初到英国的辜鸿铭还在以一种孩子般的新奇的眼光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时，义父布朗对他的培养计划已经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布朗的教学方式是奇特的，他让辜鸿铭在完全不懂字义的情况下把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和歌德的《浮士德》硬生生地背诵下来，达到滚瓜烂熟的程度，然后再教给他字意和词意。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居然被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做到了，他在语言方面显示了非凡的天赋，他就这样掌握了英语和德语。加上后来的所学，辜鸿铭一生精通英、德、法、意大利、拉丁、希腊语，此外还懂得一点儿日语和俄语。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成绩。而且，背诵莎士比亚和歌德，也使辜鸿铭初次步入了文学殿堂。从这里我们会发现，布朗其实在有意地培养辜鸿铭对语